

□明生(笔名)

吃的全是卡路里

一首流行曲中有句歌词：“燃烧我的卡路里！”如今，我们不再吃具体的可口食物，吃的全是卡路里。这种观点，被称为“食物营养主义”。卡路里作为抽象的能量单位，既看不到，也闻不着，生活里谁也没有专门去吃卡路里这个东西。把“甜甜圈”“珍珠奶茶”“方便面”都讲成卡路里，本来透过色香味能够直接把握的种类繁多的食物，一次性隐退到了黑暗之中。

在一次技术哲学文献阅读课上，王小伟和学生分享了件事：有个年轻人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的食品工程专业，小伙子放假回乡，回到湘西阔别已久的奶奶家。奶奶听说独孙要回家，亲自宰了一只养了几年的母鸡，拿了冬虫夏草一起放在锅里炖汤。年轻人看到这锅鸡汤，瞥见上面漂着厚厚一层鸡油，还隐约看到鸡肚子上的卵黄，基于过硬的专业知识，他当即表示汤里的脂肪太多了，吃了不健康，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。冬虫夏草更是毫无营养，无非就是麦角菌科的子囊菌寄生在虫子上长出来的怪物；至于鸡肉，如果去皮捞出来还是可以吃的，鸡肉是高蛋白、低脂肪的。

可以想象，年轻人的这一套话语，一定让奶奶大惑不解。她不知道什么是蛋白质，什么是脂肪和卡路里，更不懂麦角菌科的子囊菌。在她的世界里，老母鸡汤非常有营养，再加上冬虫夏草，是很好的滋补品，一定能让她的大孙子身体强壮。土鸡汤是奶奶慈爱的“食物化”，她要把自己认为最珍贵、最难得的东西，亲手熬制出来，给自己的孙子吃。但孙子满嘴的营养学话语，立刻切断了两代人情感通道。

王小伟觉得，鸡汤究竟健不健康，光看卡路里是没有结论的。食物健康与否，务必要放在生存关系中进行评估，无法简单用热量来判定。营养学的发展把食物丰富的内涵还原成一堆微不足见的营养物质，这对饮食本身或许是极大的冒犯。

尴尬的是，营养学还没诞生时，人们往往吃得非常健康。据《人类简史》作者赫拉利说，原始人甚至一度吃出了健康饮食的模板。他们很少吃到很甜的食物，而且食物都是有机的，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，也不存在工业加工食物和各种添加剂。恰恰是使现代营养学成为可能的现代化学，促进了加工食物的大发展。

进入营养学时代，人们反而对工业食物更加青睐。王小伟直言，现在不少健康风险的存在，常常是因为人们吃了太多二次加工的食物。奶茶、薯片等零食是直接体现，味道被彻底还原成了香精，脱离了具体食材，被锁在玻璃瓶里，等需要用的时候拿出来勾兑。食物变成了可以被任意摆弄的元素，似乎可以解释人们为何感觉蔬菜、猪肉不如以前好吃了。虽然从营养成分看，在技术帮助下，猪肉更瘦了，水果更甜了，蔬菜更大了，但味道的确不一样，食物从来不是只有卡路里那么简单。

如今，越来越多的人尝试重新找回食物原味。《日常的深处》给的建议是，要做存在论上的努力，去恢复食物所处的丰富的存在关系。“让隐退的食物再次现身



日常的深处 掩映着生命的哲学

为什么柴火灶比煤气灶烧菜更香？为什么自行车比汽车似乎更能承载？为什么炉子比暖气更暖人心？技术哲学学者王小伟琢磨了一种恰当的、刻画生活的手段，从怀旧的影像中梳理内心，透过自身的经验和长辈的回忆，回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熟悉的東西是如何变迁的，试图解释为什么在之前的岁月，物件是如此珍贵，仿佛家庭成员，而现在的物件变成纯粹的商品，只剩下干瘪的使用价值。在《日常的深处》中，他以技术哲学为基础，打破学术和文学的壁垒，把“物”当成主角，刻画了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集体历史。

的办法，大概可以分三步：首先，你要走到田里，获取有关食物生长的知识，学会通过照料土地来获取馈赠；其次，你需要步入厨房和餐厅，通过对食物的制作、分配和点评来组织家庭关系；最后，你还要发展出一种细腻的宇宙论节奏，借此把不同的食物和味道和谐地归置起来。”

“赛狗场上的电兔子”

王小伟的专业方向是“技术哲学”。从字面看，很容易以为这是一门为技术做辩护的学问，而真实情况是，技术哲学恰恰“反技术”。技术哲学的研究者大多不是“技术主义者”，他们不仅“向前看”，思考技术时代可能存在的风险，而且还“向后看”，反思自己与技术的各种遭遇，并细致地描述技术对生活世界的影响。

《日常的深处》是一本“向后看”的书。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，都对物质生活肉眼可见的丰富有着切肤之感。或早或晚，家家户户都喜欢天喜地地搬进了电视机、电冰箱、洗衣机。仿佛一夜之间，人们的衣、食、住、行

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是一个“向前看”的时代，社会上洋溢着进步主义的乐观情绪，完全没有心为形役或者人为物累的倦怠感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现代科技的便利性带来的幸福感消失不见了。用王小伟的话说，“美好生活就像是赛狗场上的电兔子，被身后层出不穷的新技术穷追不舍、死咬不放”。他试图透过自身的经验和长辈的回忆去“向后看”这段历史，通过刻画人与物的关系，来解释“为什么在之前的岁月物件是如此珍贵，仿佛是家庭的一个成员，而现在的物件变成了纯粹的商品，只剩下干瘪的使用价值”。

王小伟借鉴了现象学技术哲学的许多技法，如对海德格尔现象学方法的致敬，对伯格曼的壁炉的发挥。然而，《日常的深处》既不是一本技术哲学的学术专著，也不是一本技术哲学的普及读物，更像是从感觉出发的技术哲学思考，或者是带有强烈个人视角风格的微观生活史。

在他看来，哲学如果是一堆概念，把听众侃晕，那哲学家和饶

舌歌手是没有差别的，拼的主要是语速和情绪。哲学应该有另外的样子，要么去找世界的根本结构，要么去回应每个人生命中具体的真问题。《日常的深处》这本小书回应的就是生命中的真问题，里面所谈论的东西，都是一代人的亲身经历。

选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是因为《日常的深处》认为此时中国人和物的关系是非常特别的。此前，中国人拒绝物的繁荣，觉得它象征一种堕落。到了这段时间，想法变了，物成了值得搜集和求索的东西，但非常贫乏，没太多选择。每个东西在生活里面都不是冗余的，都算是刚需。东西在生活里不仅被使用，而且被精心照料、保养，这种生活是有温度的。

慢慢地，生产力提高了，选择余地更大了。中国人观念中的多种差异，逐渐统一到追求技术改善所带来的物质生活提升上来。不管信奉什么主义，吃得更好一点，穿得更暖一点，晚上有灯照，出门有车乘，成为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。此时，技术只是个工具，而工具是去人格化的存在，也就变得冰冷。

多余、私享且陌生

现在，情况又发展了。科学技术远远地走在了社会的前面，世界有着琳琅满目的物品，却已经令人疲累不堪。

王小伟直言，今天物品过多，变得过于令人瞩目，物反而成了生活的目标。因为生产能力过剩，企业在竞争中就要一步一步细分市场，内卷起来。有时候还要不断制造虚假需要，兜售理想生活。比如洗浴用品，洗手要用洗手液，洗脸需要洁面乳，洗身要用沐浴露，洗头发要用洗发香波，其本质无非是“把肥皂装到不同的瓶子里去卖”。由于太容易获得，人对物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改变，在吃、穿、住、行各个方面，都不愿赋予浓烈的情感。

生活中大量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物品，如此廉价，如此众多，又如此脆弱，使人养成了把所有东西当成快消品的习惯。我们已经不大接受一个东西用十年的观念。所有物品最后都成了“电子用品”，不管它有没有电池，它的活力都应当随着年月自然衰减。哪怕是一把椅子，好端端的放段时间也会过时。

与此同时，物高度私人化，买回来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，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。比方说自行车，今天都是自己买车自己骑，很少有人骑车带人。满大街跑的共享单车，压根就没有后座，也没有前杠，它的长相就拒绝载人。共享单车的工业设计就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通行需要。与此对照，当年的“二八大杠”买回家不仅是为了满足男性的个人需要。它有非常坚固的前杠，后座所使用的钢材也非常稳固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路上，经常是丈夫骑着车，妈妈抱着孩子坐在后座上。如果有俩孩子，还有一个要坐在前面的杠上扛一些物品。可见，自行车将家庭紧密地凝聚在一起，它的功能远超过通勤，不是简单的工具。它能够帮助组织生活关系，生出很多意义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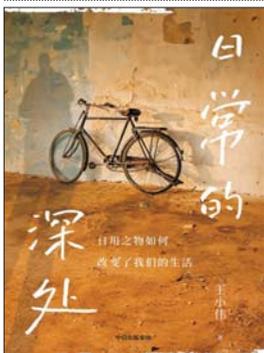
消失的意义感还在于，人对物越来越陌生。如今，作为被动的消费者，人对物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，过去那种一旦物品损坏后自己缝补、维修所注入的情感价值变得十分稀缺。物由少数专家来设计，大规模生产，大规模销售，至于其如何行使功能，背后的运转逻辑是什么，鲜有人知道。人大都不愿意和陌生人打交道，可现代人却和一大堆陌生的东西打交道并乐此不疲，王小伟认为这其实是不健康的状态。

一个认知陷阱是，尽管今天的物问题多多，人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乐观。人们普遍相信，作为商品的物可以不断增多下去，经济可以一直向上走，人们的生活会持续不断地富足。王小伟觉得，对未来保持乐观和保持希望是两件不同的事，前者可能是幼稚的，后者无论如何都要深沉得多。为了消解这种盲目的乐观，我们需要在科技进步主义之外对生活进行想象，以便应对技术挑战。

技术哲学家夏农·维拉将把握技术的能力称为“技术美德”，王小伟认为，这种生活在深度科技化时代的人所要培养的特殊德性，确实值得我们思考。

(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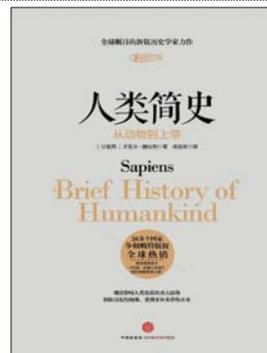
【相关阅读】



《日常的深处》
王小伟 著
见识城邦 | 中信出版集团



《技术与生活世界》
[美]唐·伊德 著
韩连庆 译
北京大学出版社



《人类简史》
[以色列]尤瓦尔·赫拉利 著
林俊宏 译
见识城邦 | 中信出版集团